

第五章 1925-1937 時期的女性形象

此時期的女性形象可大致歸類為：天使型的新式女學生、妖婦型的交際花與慾望載體三類，其中慾望載體包含了肉慾狂歡的對象，反父權制度、嚮往性解放的豪放女，都會的摩登尤物，幻夢中表現性意識與性心理的女性等四種形象。1925-1937 時期，內外兼備的新式女學生，形象從妖婦轉為天使，成為男子心目中最理想的婚姻對象；妖婦的形象則由交際花擔任，由於她們的身分橫跨各階層女性，如新式女學生、名媛貴婦、舞女明星等，因此以作者所傳達的形象來歸類，她們多是外貌姣好體態婀娜、長袖善舞深知進退，也因見過的世面廣博，不易為男性所掌控，因此成為男性既愛且恨的妖婦。

慾望載體則投射了男性對於慾望的想像，肉慾狂歡的對象，多半沒有個性、面目模糊，有些甚至連姓名都未曾提及，唯一共同的也是作者著墨最多的便是她們的美艷、足以勾起男性慾望的美艷；反父權制度、嚮往性解放的豪放女則是反映了男性作家對於傳統禮教對慾望的束縛的強烈不滿；都會的摩登尤物則藉女性的形象傳達作家對摩登都市的觀感，隨機交往的愛情模式反映出現代都會的快速虛無感；此時期作家們已能嫻熟運用西方寫作技巧，幻夢中表現性意識與性心理的女性，即是作家們使用佛洛伊德性心理的創作成果，表現出作者對於女性性心理的興趣高昂。

第一節 天使型——新式女學生

與 1912-1925 時期不同的是，新式女學生不再是作家筆下遭人厭棄的人物，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外型亮麗的她們，轉變成為眾男子心中追求的理想對象。隨著西方教會在中國興辦女學的增多，加上中國人自辦女子學校的興起，大約在二十世紀初出現了中國的第一代女學生，她們其中不乏具較強獨立意識的女性，但也有些是為自己增添一份耀眼的嫁妝而進學校唸

書；進學校的各色女子並非全都出於求知識或求自立等目標，對她們來說，上學不但是件時髦的事，還是件實惠的事，有了文憑的加持，釣一個金龜婿彷彿容易了許多，對當時不少女性來說，上學確實能夠自己拉抬身價，她們之中有的人畢業後馬上嫁人，有的則因為結婚而輟學，如喻血輪《蕙芳日記》中的蕙芳的好友瓊仙即是唸書唸到一半便嫁了人。

新式女學生的社交和娛樂活動較之前期女性顯得更豐富多元，諸如：游泳、騎馬、騎自行車、拍網球、郊遊、表演話劇、看電影、吃西餐以及跳交誼舞等等多采多姿的活動，新式女學生似乎被「現代化」薰陶或武裝得與男性站在了同一和平等的高度，她們內外兼具，既有令人讚嘆的外貌又有現代的知識和技能，新式女學生已經勢不可擋地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新焦點，當然也成為男人追逐的新對象，當女學生到了論及婚嫁的年齡時，自然而然地被那些有社會地位或經濟能力的男人「明媒正娶」或「金屋藏嬌」，成為男性展現權勢的美麗又實用的工具，逃脫不了千年來被物化的命運，如劉慧英所言，「女學生這種清一色的經歷似乎昭示著女性一種古老而又意味深長的命運：女性被『現代化』武裝一番無非是為了能更理所當然地為男權中心社會所接納，更好地為男人服務，從而也積累了更好地為男人所觀賞和把玩的資本。」¹，新式女學生擺脫前期妖婦的罪名，取代閨秀佳人、妓家女子，搖身一變成為男性獵逐的對象、心目中的理想天使，她們外表現代化，內在卻一如傳統的溫順貞誓，聽憑家長的擺佈，不曾出現自立或爭求自由的行為，如葉靈鳳《永久的女性》中的朱嫻，王小逸《春水微波》中的丁慧因，都屬於此類型女性。

茱麗葉·米契爾曾云：「『原始』社會中的婚姻原則起着交換的手段和潛意識中承認的交際系統的作用。交換的舉動把一個社會匯攏到一起；親屬關係的規則就是社會。」²。女性屬於家庭的財產之一，可因為不同氏族或部落彼此的利益或關係的鞏固而交換，如古時候公主的和親，便是藉由婚姻關係來攏絡

¹ 劉慧英編：《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國女性》（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1月），頁242。

² 張京媛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月），頁430。

其他國家以避免戰爭。而葉靈鳳《永久的女性》中的新式女學生朱嫻，也呈現了這樣的情形，朱嫻貌美如花、純真善良又有豐厚家底，是眾男子心裡理想的結婚對象，她「一張聖母型的臉，兩道秀逸的長眉，松散的鬢髮遮掩著右額和耳朵，微微的在頰上留下了一道可愛的陰影。捧著花在門口略略停留了一下，這一瞬間的姿態，於端莊之中更流露著優雅。」³，她不僅深深吸引了男主人公秦楓谷，她的外在形象也正是秦楓谷遍尋不著的畫像「永久的女性」的原型。

面對畫家秦楓谷熱切真摯的追求，朱嫻雖怦然心動卻懷著淡淡的悲哀，原來為了事業經營不善的父親，她的婚姻早被當成利益交換給換了出去，被當成抵押品似的與銀行家劉敬齋訂了婚，即使其父心中也十分欽佩與喜愛秦楓谷，除了經濟力量不夠雄厚外，他可說是無可挑剔的東床快婿人選，她的父親心中暗想「父親當然是愛惜女兒的，但父親同時更知道支配自己命運的一種更強大的力量，經濟的力量，父親只好屈服了，只好犧牲女兒的愛了。」⁴，為了家庭的利益，再如何地欣賞仍是代替劉敬齋勸退了秦楓谷，犧牲自己女兒的幸福；朱嫻也曾不甘地問著，為什麼要為家庭犧牲自己的幸福？不能為自己的幸福爭鬥？朱嫻終究是個柔順乖巧的女兒，無法反抗父親的權威與親情的呼喊，放棄自我感情的實踐與追求，帶著對秦楓谷的愛嫁給劉敬齋以挽救家庭的危機。

葉靈鳳《永久的女性》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較難以歸類為天使或妖婦型的女性，她在書中亦有特殊的地位，羅雪茵是一位勇於追求、為自己謀取一個丈夫的精明女學生，其積極追夫的行動反襯出朱茵的忍讓服從。在中國男性敘事中認為女性應該被動地等待男人的挑選，溫順地遵從男人的意志，泯滅自我主體性，一旦主動謀夫、追求愛情幸福，便是對傳統婦德的僭越，是典型的惡女。於書中敘述羅雪茵追求秦楓谷已兩年，秦楓谷周圍的朋友心知肚明，即使知曉他心有所屬仍打死不退，守候身邊並運用小計拉攏秦的好友幫她美言，種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行為，只為獲得秦楓谷的親睽。

³ 葉靈鳳：《永久的女性》（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10月），頁308。

⁴ 同前註，頁441。

若說朱嫻代表了精神、純美的層面，那麼羅雪茵則代表了世俗的一面，作者對她的形容如「一張圓圓帶著通俗趣味的臉，一張在商人的眼中認為是討人歡喜，在藝術家的眼中卻認為是庸俗的臉；彎彎的眉毛，平整的鼻子，小巧的嘴，一切的地位都排列得很適當，但是卻缺少了崇高的感覺和吸引人的魅力。」⁵，秦楓谷也不甚喜愛羅雪茵，對她「始終是在藝術和人性的領域中掙扎著」⁶，秦楓谷對她嫌惡不僅是她過於積極的追夫行為，更多的是她過分商業化、庸俗、奢華的這些特性，他只是基於男性的禮貌應付著羅雪茵，但秦楓谷並沒有如他名字諧音「風骨」那般堅毅不屈，後來他與羅雪茵結為連理的結局顯示秦楓谷對命運的屈服，朱嫻與羅雪茵兩人亦反映出小說中精神追求與物質享受兩難的主題。而秦楓谷和朱嫻雙雙對物質選擇向低頭的結果，亦反映出海派文學重視銷售市場、經濟力量的特色。

王小逸《春水微波》中敘述道生女校的女學生丁慧因，聽憑貪慕虛榮的母親擺佈，嫁給有錢人家的公子葉兆熊，嫁後才發現葉兆熊早有房妻子許靈芸，雖不願成為他人妾室，但在母親的勸慰下無奈接受，與葉兆熊安分地過日子；怎知天降橫禍，葉兆熊無端被綁架失去消息，公公葉德民將她遣返歸家，丁慧因為求生計去做了電影明星，丁母想將她嫁給其他的有錢人，可是丁慧因忘不了曾提過親卻因家無恆產而遭母親拒絕的表弟俞騷，為爭取自己的幸福而拒絕母親的提議，瞞著母親私下偷偷尋覓表弟下落；前公公葉德民及其掌櫃陸有金竟串通丁母，丁慧因一時不察被公公得逞，又得知表弟結婚的消息，娶的還是自己的好友兩姊妹張春薇、張秋苓，葉兆熊偏選在這個時候帶了五六個小妾平安歸來，要求她回葉家，此舉無疑是在兵荒馬亂中更形添亂，進退不得被逼上絕路的丁慧因，等不及好友們與她商量共侍一夫的對策，便帶著無盡苦楚跳水自盡。

書中未針對丁慧因自己對嫁給葉兆熊一事的想法或心理多做著墨，使得她的角色顯得有些貧弱，她一生中的許多重大決定，丁母的意志佔了絕大部分因素，包括命運的橫逆她都只能

⁵ 同註 3，頁 286。

⁶ 同註 3，頁 285。

被動接受，唯一的一次主動，是希望表弟能夠成為寄託終生的良人，但期盼又落了空，習慣逆來順受的女性，無力改變現狀，只得以死求解脫，作者巧妙安排情節衝突，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給。對丁母而言，女兒只是待價而沽的商品，誰出的價高便歸誰，丁慧因因為美貌被葉兆熊看上、導演賈克意圖染指、公公企圖誘奸，種種對女兒近乎羞辱的行徑，於丁母眼中只是證明了女兒的價值，並且洋洋得意女兒的頗受歡迎，公公葉德民食髓知味想再和丁慧因在一起，黑暗中反認錯人和掌櫃陸有金的女兒陸問梅(周文美)攪和了兩晚，丁母不為受公公亂倫欺侮的女兒抱屈，卻後悔到手的金雞母飛走，絲毫看不出她對丁慧因有任何慈祥愛惜的母女之情。書中的丁母代替了父親的職權，藉對女兒的支配來證明其所有權，與其說丁母愛女，不如說丁母更愛自己、愛金錢。

顧明道《花萼恨》中男主人公莊克繩的妻子，端正嚴肅的唐永樸，不以外貌顯名，而專力形容她的內涵，「本城某高中肄業……風頭很健，可惜臉上有幾點白麻子罷了」⁷，她總是能在克繩意志消沉的時候鼓舞激勵他，勸他不要放棄努力進修、為他謀畫出路，與他胼手胝足共同奮鬥，是莊克繩最強而有力的心靈支柱，渾身母性的唐永樸，作為她的丈夫背後最堅實的靠山，讓他像個孩子般的放心依賴她，具有堅毅不拔的性格又不致搶了男性的風采，默默隱身在男性的身後助他成就大業，她的形象寄託了男性最渴求的妻子典型。

雖同為天使類型的女性，相較於前期已較為自由，除具備前期貞潔溫馴的優點外，在不悖逆父權的情況下，男性社會能夠接受容忍她們適度地有自己的個性、想法，追求她們的幸福；此時期開始注意人物內心的探索和描寫，人物形象也相對複雜，無法以扁平人物一言蔽之，朝尖型人物方向靠攏。

此時期小說中的天使型女性整理如下：

作家	書名	女性形象	備註
葉靈鳳	永久的女性	朱嫻	朱嫻代表作者對理想的追求，為家庭利益犧牲愛情，委屈下嫁他人。

⁷ 顧明道：《花萼恨》（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月），頁17。

王小逸	春水微波	丁慧因、張春薇、張秋苓	丁慧因沒有主見隨母擺弄，企圖衝破束縛卻以自殺收場。張春薇、張秋苓顧念姐妹之情，欲勸丁慧因同事一夫。
葉靈鳳	紅的天使	淑清	妹婉清因感覺姐淑清被姊夫丁健鶴搶走，玩弄手段離間姐夫妻感情，淑清不受影響堅貞自持，後婉清受韋樹藩欺騙而自殺。
張資平	愛之渦流	陳梅仙	梅仙和俊英戀愛，俊英只想玩玩，有孕後梅仙不得不盡快下嫁父母安排的洪元，洪元帶著情婦死在國外，梅仙和小叔啓元相戀，啓元不敢衝破世俗禮教而另娶她人，梅仙傷心自殺。
張資平	天孫之女	花子	花子本是日本軍人之女，和栗原談戀愛有孕後被拋棄；後受荒川引誘同到中國，將她賣入妓院，不多時與恩客李明年私逃，李只是利用她子作掩護從事高麗革命活動，事情被揭露後撇下她便逃，她只得隨便跟個日本巡捕池田，生活不過再次被賣到妓院，偶遇舊識邱景山，也不過是靠她吃飯的小白臉，最後仍重操舊業養活自己，所遇見的男子無論國籍莫不以玩弄她為目的。
張資平	跳躍著的人們	麗仙	瑞祥是母親紫雲和姊夫偷情的結果，麗仙才是梁辣腕的私生女，藉著工潮的發生使兩人戀情順勢有好結果。
顧明道	花萼恨	唐永樸	女學生克繩妻永樸端莊嚴肅，總在克繩低落時給予鼓勵，是永遠的賢內助。

第二節 妖婦型——交際花

中國女子從纏腳到開放腳到舞廳和男子勾肩搭背地跳舞，期間的變化自是令人驚詫，引領時尚風潮的美女已不再是書寓女子，從深閨中走出來的、受過一定現代教育的女性替代了她們，這些名門閨秀也被稱作名媛或貴婦，而在書寓女子與名媛貴婦之間還有一個瞬間又模糊的過渡——交際花，也被稱作交際明星、交際皇后、摩登女子。

社交花的含義是渾沌曖昧、或是被污名化的，早期的交際花重視的是其出身和社會地位，有資格被稱為交際花、能被公

認為名媛的，首要條件是必須出身名門，縱然不一定家境十分富有，但總是有相當聲望的人家，她們除本身多才多藝外，多具有可供吹噓的父家或夫家的門第，或具備在某某名校肄業、可作為響亮招牌的學歷，有些甚至出過國留過洋，她們的身分分佈在新式女學生、豪門世家大族的小姐太太等階層，各著名女校理所當然是交際花的搖籃，美麗時髦的校花多半能成為未來的交際花，當時聲名響亮的名媛，如被稱為「上海最著名交際家」的唐瑛，和徐志摩的再婚妻子陸小曼等。交際花不僅要具有出色的容貌、舉手投足優雅大方，更要講究出身門第以顯其高貴典雅，而不使人與傳統的青樓女子發生聯想。

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也有少數人並非名門出身而成為社交界名花的，後期的社交花逐漸向電影明星、舞女等階層延伸，她們不見得具備門第或學歷等的先天條件，而是憑藉自身努力，往上流社會躍升，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被多家小報稱為「亂世佳人」的「黑貓」王吉，她在嫁人前曾在上海有名的黑貓舞廳中當過伴舞女郎。無論哪種身分的交際花，她們肯定艷麗而摩登，既蘊含着書寓女子的風情，又擁有名媛貴婦的雍容華貴，這些女性不僅要善於辭令、舉止從容得體，更要面目姣好，藉以吸引男性的目光。

卓影⁸將當時期流行刊物與小說中的摩登女性加以區別，大多數女性刊物中如《婦女雜誌》、《玲瓏》等所構建的摩登女性形象和三十年代新感覺派小說家穆時英和劉吶鷗素描繪的都會摩登尤物是絕對有別的，前者在倡導摩登的同時，也主張追求摩登的女性們在建立家庭以後要成為「賢妻良母」；而新感覺派小說家作品裡的摩登女性形象，強調的是她們如煙火般瞬間燦爛的愛情與肉體的歡愉，家庭觀念則隱沒淡出於小說外。

這些摩登女性出嫁相對較為困難，她們久在交際場中打滾，見多識廣各式各樣的男子看得多了，眼界便不知不覺把她們提高，她們理想中的丈夫是要年輕健美，有「財」也要有「才」，還要他們性情溫柔，家庭簡單，絲毫不良嗜好，得空常陪她在外面交際，這樣十全十美的能有幾人，難怪蹉跎時日不言出嫁。

⁸ 卓影編：《麗人行—民國上海婦女之生活》（台北：柏室科技藝術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2月），頁122-131。

在男人方面，對於娶交際花做妻子，多少有點躊躇害怕，或者自量財力，不足供其揮霍；或自慚學識，不夠和她匹配；或家庭阻力，不能和她結婚。有這幾種關係，他們大都抱定一種宗旨，就是只和她們交友或調情，不與她們談到婚嫁，兼之交際花的存在威脅到妻妾的佔有權、父權制度的崩解，種種都使男性對於交際花感到焦慮，如葉靈鳳的《時代姑娘》、《未完成的懺悔錄》，顧明道《花萼恨》等作品都展現出男性對交際花的不安全感。

葉靈鳳 1932 年創作的第一部連載小說《時代姑娘》及之後的兩部長篇《未完成的懺悔錄》、《永久的女性》都是以現代都市女性的情感和生活作為創作主軸。《時代姑娘》講述的是交際花秦麗麗與島國青年韓劍修保持了三年純潔的戀愛關係，因不滿被父親與銀行家為鞏固彼此關係的包辦婚姻，又沒有能力脫離家庭，在與韓發生了一夜情後，隻身到上海展開新生活，卻在船上受到有婦之夫蕭潔的感情欺騙；韓為尋找麗麗辭職來滬，在報上看到秦蕭的緋聞，受刺激自殺而死，時代姑娘麗麗開始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後悔了。秦麗麗原本不是個生性放蕩的女子，這可從她與韓三年純潔的交往看出，只是出自反抗包辦婚姻的心理而墮落，由此可窺知在男性作家眼中，追求自由的時代姑娘便是墮落的象徵。

我要將一切過去的痕跡都毀掉，將我的真心埋藏起來，用胭脂、粉、嬌豔的色彩來建築此後的生活，使人知道我是一個淺薄的、虛偽的、甚而至放蕩的女性，使誰也看不出我美麗的面具後面的悲哀。我不怨父親，不怨張，不怨我的家庭，我只痛恨那無形中束縛著我的一切，所以我要為我自己報復。⁹

她捨棄過往「做一個徹底的自由的女性」，把與蕭潔的交往看作是你情我願的自由行為，交往主動權在她的手中，對異性她有一種馴良的、征服的、主宰的心情，就是在發現蕭潔有妻兒之後她仍要採取主動。

看見蕭潔真的是要離婚了，她覺得對於他的玩弄未免到了過

⁹ 葉靈鳳：《紅的天使》（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月），頁112。

份一點的地步。假如自己真的預備和他同居，那還可以說為了自己的利益，只好使旁人犧牲一點。可是此刻自己既沒有真的愛他的存心，而且根本就不預備和他繼續往來下去，那麼，使一個好好的小家庭為了自己一時的戲弄而拆散了，不是太過分嗎？¹⁰

麗麗不是真心喜歡蕭潔，只是出於對整個父權體制的抗議，體制剝奪了她與韓劍修自由戀愛的機會，她便在體制內興風作浪，玩弄代表體制的蕭潔，最後她與體制聯手謀殺了代表自由戀愛的韓劍修。

葉靈鳳《未完成的懺悔錄》中小說有意識模仿小仲馬的《茶花女》，女主人公是有著與瑪格麗特相似性格的女性，一位美麗、多情的交際花；作者即敘述者，使用多角度敘述，如韓斐君、陳艷珠的自述，韓斐君的日記，藉由「我」的視角將故事串聯起來，記敘「我」的朋友韓斐君和陳艷珠從相識、相戀到分離的經過。「我」到書店買《茶花女》，在門口碰見等了四天、許久未見的朋友韓斐君，他過去引以為傲的風流瀟灑被憔悴消瘦取代，他希望將自身的遭遇提供給「我」作為小說題材，如同《茶花女》之於小仲馬。

「我」和韓斐軍在三年前初次見面時，他已瘋狂愛上歌舞皇后陳艷珠，與她同進同出，陳艷珠驚艷四座的美貌，成為眾男子追逐的焦點，韓斐君猜疑她的真心，「世上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女子的。她殺了你，她還說是愛你的緣故；她拋棄了你，她仍說是為了愛你的緣故。」¹¹，韓斐軍妒忌她身邊的狂蜂浪蝶，以愛為名企圖完全地佔有她的一切；陳艷珠獨立自主、不受束縛的個性，韓父囿於門當戶對的傳統思想反對兩人交往，及被家庭斷絕經濟來源之後的生活窘迫，種種因素使得他們最終以分離收場。

陳艷珠的舉止行為充滿矛盾，她是長袖善舞、聲名遠播的交際花，為她拆毀自己的家庭、拋棄自己的妻子、犧牲自己生命的人多得不可勝數，言行上卻帶著大方天真；頭一回與韓斐

¹⁰ 同前註，頁 181。

¹¹ 同註 3，頁 180。

君相約，她竟沒有來，隔天主動邀約，沒有女人的遲到惡習、準時赴約，使韓斐君對她的印象改觀，韓斐軍認為「她確是具有一個善良的靈魂，只因陷在惡劣的環境中，自己無法掙扎罷了」¹²；她不讓他問失約原因，一如往後的無數次，讓韓斐君強烈懷疑她是否與其他男子過從甚密甚至有染，也從不解釋，即使可能為此爭吵，這可說明陳艷珠是個任性不肯受拘束的人，她愛著韓斐君，在他為婚姻問題和家裡發生衝突時，她在他身邊無聲地支持；在他阮囊羞澀經濟困窘時，她洗盡鉛華並忍受他因困頓而生的無理取鬧，但她受不了他以一個男性的角度來要求她服從、遵循身為一位「良家婦女」的條件，將她囚禁在名叫「家庭」的牢籠，她有工作能力、經濟足以自主，在愛情中她要求得到應有的尊重，不願男人再將她看作是他生命的附屬品，當愛情陷入無解的難題，便率性地轉身離開，種種充滿自我意識的行為，使她成為叛離父權制度範圍的妖婦。

顧明道《花萼恨》中的男主人公莊克家是「年紀不過十六七歲，頭髮朝後梳着，搽得十分光滑，臉上也敷着粉，更顯得子都之姣，濯濯如春日楊柳」¹³的摩登西裝少年，其妻子盧秀芝與情婦尤麗蓮也都是各女校以艷麗動人聞名的「摩登女子」。莊克家父親早亡，在母親溺愛縱容之下養成驕縱華奢的個性，到了上海書沒好好唸，紈袴子弟的技倆反倒學了十成十，瞞著鄉下的母親過著聲色犬馬的生活，鬧出幾樁桃色糾紛，還串通友人詐取母親金錢，最後窮困潦倒走向歧途，偽造假鈔、虧空公款兩罪併發，眾叛親離吐血病亡；妻子盧秀芝發現克家納妾後勃然大怒，在友人高其達慫恿下與克家打離婚官司，離婚後和高其達雙宿雙飛，最後衣衫憔悴樣貌狼狽不敢出現眾人面前；重視物質享受追求逸樂生活，與情婦尤麗蓮相同都是扁平人物，妻與妾都在克家窮途末路時相繼離去，自私愛己、不願和他同甘苦共患難。

強勢的母親遇上更為強勢又得克家奧援的媳婦盧秀芝，不敵媳婦而敗下陣來退居鄉間，無力管束親子克家，家產敗光之後淪落為人僕婦，繼子克繩不計前嫌接她過來頤養天年。反觀

¹² 同註 3，頁 201。

¹³ 同註 7，頁 3。

繼子在後母刻意忽視下，求學路受阻、在自家店舖裡做個可有可無的閒差，幸得紅粉知己唐永樸時時鼓勵，力爭上游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唐永樸、盧秀芝和尤麗蓮三人同為女學生行爲卻差異懸殊，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男性作家眼中的交際花，美麗優雅、富含學養具備足以威脅男性地位條件的能力，這類女性也開始嘗試擺脫父權的掌控，為父權帶來威脅，她們在男性作家的筆下雖然努力爭取自由、建立自我，但其結局大多不佳，不是分離便是墮落了，是以可以窺知妖婦化的交際花形象實展露了男性對於女性意識覺醒的恐懼。

此時期小說中的妖婦型女性整理如下：

作家	書名	女性形象	備註
葉靈鳳	時代姑娘	秦麗麗	秦麗麗與韓劍修相戀，因不滿被父親主導的包辦婚姻離家出走，卻在船上受到有婦之夫蕭潔的感情欺騙；韓為尋找麗麗來滬，在報上看到秦蕭的緋聞，受刺激自殺而死，秦對韓的死深感愧疚。
葉靈鳳	未完成的懺悔錄	陳艷珠	舞女陳艷珠貌似無情卻有情，有工作自主意識強，在愛情陷入困境時理智果斷地抽身而出，跳脫之前的愛情悲劇。
張資平	紅霧	潘梨花	朱麗君與李梅苓自由戀愛同居，過沒幾年李和女明星潘梨花相好，導致兩人婚姻破裂，朱與舊情人耿至中私奔。
拂雲生	十里鶯花夢	鶯鶯、妙蓮、水上飄、寶釵	鶯鶯、妙蓮、水上飄、寶釵等貌美女性，日日伴著一班自許風流的男子風花雪月，寫出十里洋場的肉慾橫流。
拂雲生	黃熟梅子	白妙泉	鐵花將一片赤誠獻給白妙泉，兩人感情融洽相處四個月，鐵花感覺妙泉不似初時有心，旁敲側擊得知，她又搭上另一位有錢人家，還故作堅貞地說是母親阻止，從此為他守節不嫁。
顧明道	花萼恨	盧秀芝、尤麗蓮	克家的妻妾盧秀芝與情婦尤麗蓮愛色又貪物慾享受，當克家大難臨頭卻不顧情誼各自飛。

第三節 慾望載體

當時上海社會流行一種戀愛模式，這種模式滋生於物質文明發達的洋場都市，以遊戲情感和宣洩肉慾為其內在，追求「愛」的速度和刺激，並非純然地肉體交纏，而是專屬於有閒階層男女的一種情愛觀，他們彼此心照不宣，在慾海翻騰和狂歡之後，既無須承擔什麼責任，也沒有人要求其承擔責任。當時大種傳播事業發達，其中專為婦女讀者所出版的女性雜誌亦蔚然可觀，暢銷者如《婦女雜誌》、《玲瓏婦女雜誌》等等，內容多教導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生存的法則諸如戀愛、婚姻、裝扮、應對進退之道等等，更有許多小報、雜誌傳誦當時名人消息，而這些大眾傳媒多站在針砭此類女性立場上，這種戀愛模式中的女子形同男性慾望的載體，涉入其中聲名不佳，委實傷害極深，縱有耳語亦不敢直指其人，恐將其推入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的境地，唯當時流散於堂間巷弄間的流言、逸事，文學作品裡的含沙射影，間接證明了此一類型女性的存在。

依孫國華〈「洋場愛」性解放土壤上的「愛的哲學」——論新感覺派所關注的「洋場愛」及其思想根源〉¹⁴一文所言，此戀愛模式與「性解放」的理論即情人制的思想、新「性道德觀」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最早主張情人制的是哲學博士張競生，在「五四」的反封建的文化語境中，或許張競生的本意是反對「無愛」的封建婚姻，但他鼓吹的「情人制」卻走到了反面，它不僅宣告了「無愛」的封建婚姻的無效(不人道)，也打碎了傳統的關於貞操的觀念(從一而終)，解構了以排他性和一夫一妻制為前提和基礎的具有現代理性的「五四」婚戀觀，無疑這將為後來的洋場有閒男女提供了一種帶有「新時代」標籤的所謂「現代」的愛情模式。

二是新「性道德觀」。情人制思想中無疑已體現出一種「新」的性道德觀念(這個「新」僅指時間意義上的「新」)，當時熱心宣傳和鼓吹新性道德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周建人，他宣稱：「同時戀愛兩人以上時，只要他們自己沒有什麼問題，旁人用不著去干涉。」，周建人特別強調「一夫一妻道德也可以不必嚴格。」。新性道德理論的實質就是為情人制正名和張目，給情人制披上

¹⁴ 孫國華：〈「洋場愛」性解放土壤上的「愛的哲學」——論新感覺派所關注的「洋場愛」及其思想根源〉，《張家口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22-26。

合乎道德的外衣，使情人制得以道德化、合法化，逐漸成爲「最時髦的東西」。在父權制統治下的社會，以情人制和新性道德理論爲主要內容的性解放思潮，對於男子而言，只是爲男性增加了一個延續或重新啓動一夫多妻制的護身符；對女子而言，「性解放」則意味著男女在性道德規範方面的差距相對縮小，女性的性主動性、性自覺性和性選擇性增強，這或許對男女性別의 平等多少有一些積極的意義，但不可否認，即使在女性世界，作爲「性禁忌」對立面的「性解放」也絕非女性解放的福音，「性解放」這種思潮往往會和濫情縱欲等思想一拍即合，致使單純性享樂主義成爲女性惟一的生活追求。從表面上看，這些女性似乎總是風光地在享樂主義的慾海中暢遊，但實際上她們一個個是自虐其身，自毀其名，她們根本無法成爲真正主宰自己「性命運」的主體，其結局只能是更喪失自我。

在新性道德應該以「女子本位」的理論影響下，於小說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厭女症的例子。厭女症意謂父權制意識形態籠罩下的文學作品通常把女性描繪成怪物的模式化形象，它是「男性敵意的主要載體」，「在男權制社會的所有藝術形式中，厭女文學宣傳男性敵意最直截了當，其目的是強化男女兩性各自的地位」¹⁵，如張資平、滕固、章克標、劉呐鷗、穆時英等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厭女症的傾向。

綜觀此時期的女性形象除天使般的新式女學生與妖婦似的交際花外，最頻繁出現的女性形象便是權充男性作家筆下的慾望載體，她是慾望的承載者也是慾望的主要推動者，將女性看作是一種容器，裝盛男性對於慾望的想像，不涉及女性自身的想法，女性也沒有發聲的空間，依作品中所傳達的內容，大致可分爲：肉慾狂歡的對象，反父權制度、嚮往性解放的豪放女，都會的摩登尤物，幻夢中表現性意識與性心理的女性四種類型的的女性形象，分別敘述如下：

壹、肉欲狂歡的對象

在滕固、章克標等男性作家小說中許多出場的女主人公，

¹⁵ 凱特·米利特：《性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頁53。

空有著美麗的外貌，沒有鮮明的個性、沒有主體意識，面目模糊，充其量不過是男性慾望的載體、一個隨時可以被取代的代號，負責承載或誘發男性的慾望，盡管舉止大膽，但都擺脫不了被情慾化的命運，她們與商店玻璃櫃裡作為移情對象的商品沒有多大區別，於男性作家們眼中所謂的愛情，不過生殖器追逐生殖器而已，女性對他們而言，也只是肉慾狂歡的對象罷了，如秦瘦鷗《孽海濤》中幾乎出現的每個女性人物存在的唯一價值只有性，隨男主人公任意狎玩；滕固的小說〈壁畫〉中的崔太始因父母強迫結婚而有了妻子，因一時性慾的衝動而有了女兒，一談起女人便垂涎萬丈，盲目追逐着出現在身邊的所有女性，這些女性有些連名字都未曾被提及；《銀杏之果》中的 H、Y 女士亦復如此；〈石像的復活〉中引起男主人公性衝動的媒介甚至只是一張照片，所有短暫出現的女性都只是男主人公慾望的載體、可以被侵犯的對象。

這些慾望載體的外貌是冶艷的，比如章克標《銀蛇》中的伍女士，「灰綠大綢襖袖下的手臂，襯在玄色絲葛的褲上益加顯得白淨。黑髮壓著的面目皎潔，領口托住的雙唇鮮紅，靈動的眼睛，含笑的酒窩，著實增加她的嫵媚。全體的結構上，還勉強能保持均衡統一的原則，不過總難說有如同羅馬宮殿一般的建築美。」¹⁶，唯一交代清楚的只有她美艷不可方物的外貌，其餘甚少描述，也因貌美故是眾色男子爭相追逐的對象，更勾起男主人公邵逸人獵豔之心，自顧自地幻想伍女士是愛著他的，認為伍女士是「是未成熟的娼婦」，想將她調教成為理想中的淫蕩妖婦，進而演出一場風流才子四處瘋狂獵豔的鬧劇，實際上伍女士對於他的猛烈追求避之唯恐不及，但文中卻未嘗詳細交代除了外貌外，邵逸人究竟為了什麼因素對伍女士如此癡迷。

在伍女士暫離時，邵逸人又對田太太陳素秋動了心，「那姣麗的面貌和華美的衣裳早引起了他的歡快，……鵝蛋臉，柳葉眉，瓊瑤鼻，櫻桃口，水汪汪的眼兒，苗條條的身子，卻正是中國美人的典型。」¹⁷，她與伍女士一樣地美艷、一樣只有美

¹⁶ 章克標：《銀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頁82。

¹⁷ 同前註，頁146。

艷。一日田太太與女伴說要洗澡便請他在旅館開一間房，他望著田太太使用過的浴衣，無法停止地幻想了起來。

放在床上，把頭面全個埋倒在浴衣裡去，半身伏在床上，裸的腳尖點住地板。他嗅女人的肉息，他感着女人的觸覺，他益加用力抵住這浴衣。……他實在是很喜歡田太太了，他恨不得有一個機會，剝去了她全部的衣裳，把她全身看個仔細，用舌頭去舐她的全個肉身。¹⁸

他透過浴衣想像著田太太的身體，看見浴盆裡還殘留些水，便俯首像小孩子一樣地吮舐盆底，像餓狗舐油膩碗底一般津津有味，這在在說明男性角色的色慾。邵逸人在遇見過去的同性戀男友，見他積極投入革命，也痛自檢討己身荒誕的生活，正想振作與他一同投入革命事業時，一張來自伍女士的信箋馬上讓他改變了心志，急匆匆地出門尋她，留下一個男主人公被自己的慾望耍得團團轉的諷刺結局。

貳、反父權制度、嚮往性解放的豪放女

此類女性形象大量出現於當時善寫三角戀愛的暢銷作家張資平的小說中。有別於上述的肉慾狂歡的對象，強調女性不過是男性宣洩慾望的充氣娃娃，空洞沒有自我思考能力，純粹爲了慾望而慾望，張資平將女性的慾望賦予了抗爭的意味，關於慾望的書寫是向傳統父權制度提出抗議挑釁的手段之一，小說中女性形象是作者所創造的人「物」。她們的形象具有明顯的平面化、類型化和符號化的傾向；延續了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想像，她們首先是美麗的，在處女時代單純天真，面對性的誘惑時表現得毫無抵抗能力，一旦失卻處女之身，她們幾乎是不顧一切地追逐性的快樂，是典型的慾望俘虜。同時慾望又是她們行動的主要驅動力，把對性愛的追求看作是現代人主體性自我確認的一個手段，她們還要承擔當傳統向現代轉型時，父權制度給予新性道德服膺者的重擔。這些女性形象的共同特徵是，美麗、性慾望強烈、虛榮善變、缺乏理性和意志力，是「紅顏禍水」的現代闡釋。

¹⁸ 同註 6，頁 196-197。

當《明珠與黑炭》一文中男主人公的朋友問他是否仍在寫三角戀愛小說，他為自己的書反駁道：「William Blake 所繪的熱烈地在擁抱着的兩性的畫面，是表現上帝和心的接觸。但是卑俗的觀者對它會發生猥褻之念，你們就是和那個卑俗的觀者相類似的人物了。」¹⁹，在張資平的想法內認為，世俗人眼中的戀愛不過是性慾的先兆，其最終目的還是在解決人類的性慾問題，但真正的愛情是神聖、崇高的，是心靈與上帝接觸的表現方式，最純粹的愛情不該被現存任何一種制度或規範所局限，因此他刻意選擇以描寫慾望來表現人們對戀愛的誤解與為戀愛鬆綁，如彭小妍所言「色慾在張資平的小說中成爲一種意識形態，傳達的訊息是反抗父權體制、反婚姻制度、以及對性解放的嚮往」²⁰。

小說中這些女性在色慾橫流的上海都市中似乎是完全把自己解放了。居住鄉下的傳統髮妻，在男主人公遇見另一貌美女子時，多半淪落被拋棄的命運；充滿現代氣息的太太則在通姦、出軌的漩渦中打轉。如葉靈鳳的小說《女媧氏的遺孽》中的女主人公蕙，有著蕙質蘭心的名字卻做著越軌的行爲，棄待她情深意重的丈夫於一旁，與鄰居少年莓箴通姦三年，生下一個小孩，即使飽受流言攻擊、社會大眾的目光打壓，也不顧一切追求心目中的理想愛情，力圖反抗現行婚姻制度。彭小妍則認為「許多張資平的小說裡有亂倫的愛情，是他用來抗議社會成規與傳統禮教的手段。」²¹，舉如張資平《上帝的兒女們》亦有相似主題，男女主人公瑞英與阿曷份屬姐弟，沒有實質血緣關係成爲他們亂倫的最佳藉口。

又如張資平《愛力圈外》開頭菊筠便爲自己並非「無廉恥的女性、犯淫奔罪的婦人」²²提出抗辯。自陳的婦人菊筠原也是爲大家閨秀，其姐梅筠也是位標準的美人胚子。

我十分曉得姊姊的心事，她過分地逞她是個美人了。姊姊每出外面去，走過的人都定翻轉頭來看看她。身材嬌小，體態

¹⁹ 張資平：《明珠與黑炭》（上海：光明書局，1930年11月），頁71。

²⁰ 彭小妍：《海上說情慾：從張資平到劉吶鷗》（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1月），頁30。

²¹ 同前註，頁33。

²² 張資平：《愛力圈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月），頁3。

柔美，皮膚嫩白微帶點紅色，尤其是她的那對眼睛，真是有種形容不出來的蠱惑性，自然由各方面有很多的情書寄來給她。²³

具有古典美的梅筠，性格卻很豪放、不受拘束。因婆媳問題，梅筠和自由戀愛的丈夫柯名鴻離婚歸家，且與妹夫通姦，和丈夫復合後又與內閣首班傳出曖昧，並因此為丈夫及妹夫謀得順遂的官運。菊筠受不了最愛的姊姊與她丈夫亂倫，母親和其他女性長輩竟要求她為家庭表面和諧隱忍不發，並藉以博得「賢妻良母」美名，實如魯迅所高聲疾呼的「禮教吃人」；在無以名狀的痛苦折磨下，報復似的與僕人筱橋私奔，在筱橋為改變現狀投身革命後，菊筠自食其力靠著當教員獨自過著清貧且踏實的日子，得到她想要的心靈平靜。

另一方面，作品中亦顯現出作者的厭女症傾向，其主要表現在對非處女女性的虐待。對處女的重視可看作是父權對於女性所有權的昭示，不容他人侵犯屬於自己的物品，如張資平《梅嶺之春》中，與叔父有一段不倫戀情的女主人公保瑛，她的處女之香把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情人吉軒最傷心的也是馨兒失去了處女美。在這些男人看來，失去貞操的肉身是不潔的，與之接觸是一種罪惡，是對自己精神的侮辱，這成為男人虐待女人的理由，虐待中又伴隨著快感。盧建紅認為「這些男人眼中，『處女美』成為女『性』的象徵，她的失去成為女人的原罪。在這道緊箍咒下，女人不僅在肉體上依附男人，在精神上也失去了愛與被愛的權利，只能忍聲吞氣受男人支配。」²⁴

這些女性在追求個人幸福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往往是男子們莫及的，在她們的口中時常可以聽到驚世駭俗的叛逆言論，這亦可能是作者心所嚮往的理想狀態，如張資平〈性的屈服者〉中的女主人公馨兒，在與小叔子的不倫愛情中她沒有畏縮、退卻，更提出了「精神上的貞操」此一名詞，捍衛自己的戀愛權利。

《愛力圈外》的菊筠為婚前戀愛的問題與夫婿梁卓民討

²³ 同前註，頁 5。

²⁴ 盧建紅：〈性與性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小說敘事〉，《中國文學研究》第 2 期(2003 年 2 月)，頁 72。

論，菊筠以清白的身子、戀愛關係嫁給他，而梁卓民在學生時代就失了童貞，在國外也宿過娼，菊筠痛陳「你的身體已經不是純潔的了。我以貞潔的身體貢獻給你，你卻以不潔的血來和我接觸。」²⁵，菊筠認為要雙方純潔才算是理想的夫妻，梁卓民卻不可置否地以「男人比不得女人啲」作為反駁；如果在婚前失貞的是女性，男性會如何嚴厲詰責，男性卻不在這個規範之內，突顯出傳統禮教對於女性的不公平。

小說中也有一些是禮教的代表，如葉靈鳳〈曇華庵的春風〉老尼、秦瘦鷗《孽海濤》雪貞「生得端莊秀美，性格溫和，侍父之孝，可不待言。」²⁶；張資平《愛力圈外》中的母親、姑母、姨母等人，爲了「賢妻良母」四字及維持家庭表面的和諧，要菊筠忍住姊姊與丈夫通姦的痛苦，若無其事地在家裡生活，姑母身爲倡賢妻良母主義的女教育家其外在形象充滿諷刺。

她是提倡樸素的生活的，所以她常穿粗裙布衫。今天穿的還是樸素的服裝，不過她手腕上和頸項上戴的是什麼東西呢？白金手錶和黃澄澄的頸鏈。她的這樣矛盾的裝飾，正式現代上流社會婦人和賢妻良母們的表現。²⁷

姑母不斷想說服菊筠忍氣吞聲，甚至以此攻訐她無法隱忍，相較與妹夫亂倫的梅筠卻只需哭哭啼啼、尋死覓活，便沒有人有任何一句話責備，其倒果爲因的尖刻特別令人印象深刻。

參、都會的摩登尤物

失去靈魂棲居地的現代人孤獨景象傳到中國便出現了新感覺派。新感覺派的性愛描寫就是在無邊的孤獨、空虛乃至漂泊失所、徬徨無依的背景上展開，檢視人類在都市文明擠壓下靈魂的裂變和變形。人在本質上是孤獨的，即使透過男歡女愛也無法進行靈魂的溝通和交流，或者說即使有靈魂的溝通和交流也無法抹去徹骨的孤獨和憂傷，如穆時英〈白金女體的塑像〉中朱夫人的身體「沒有血色，每一塊肌膚全是那麼白金似的」，

²⁵ 同註 22，頁 14。

²⁶ 秦瘦鷗：《孽海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月），頁 4。

²⁷ 同註 22，頁 146。

像尊不帶任何人類的慾望的金屬塑像；劉呐鷗〈禮儀與衛生〉中的白然有著如雕像般美麗的身體，但從頭到尾只是靜默地微笑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在隨機的瞬間相遇交會之後，沒有負擔地瀟灑離去，這種「男女邂逅」型性愛描寫是新感覺派或者說現代派筆下的典型書寫，如穆時英的〈黑牡丹〉、〈墨綠衫的小姐〉、〈聖處女的感情〉，劉呐鷗的〈熱情之骨〉、〈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風景〉，黑嬰的〈五月的支那〉，葉靈鳳的〈朱古律的回憶〉等。

這些摩登尤物產生於紙醉金迷的大都會，渾身上下充滿現代感，投射了作家對於都會生活的感觸，摩登尤物跟都市生活連結在一起，作者愛摩登尤物就像愛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作者恨城市帶來的寂寞空虛孤獨就像他的厭女症。正如杜心源所言，「『摩登尤物』帶給旁觀者的感受與報紙的廣告看版和大城市交通給人的感受相似，她們以獨立的、具體化的形式把自身顯現出來，但旋即消逝，完全不因旁觀者的意志而轉移。」²⁸。

租界的存在、商業的繁榮使上海成爲一個東西交融的國際大都市，作家在女性外在形象的描寫上也多有西化的痕跡，說明了西方文化對上海的影響，亦是藉女性形象投射作者對都市想像的有力表徵。

看了那男孩式的短髮和那歐化的痕跡顯明的短裾的衣衫，誰也知道她是近代都會的所產，然而她那個理智的直線的鼻子，和那對敏活而不容易受驚的眼睛卻就是都會裏也是不易找到的。肢體雖是嬌小，但是胸前和腰邊處處的豐膩的曲線事會使人想起肌肉的彈力的。²⁹

舉如劉呐鷗短篇小說〈風景〉中男主人公坐火車時巧遇的太太。

她可以說是一個近代的男性化了的女子。肌膚式淺黑的，發育了的四肢像是母獸的一樣地粗大而有彈力。當然斷了髮，但是不曾見她搽過司丹康。黑白分明的眸子不時從那額角的

²⁸ 杜心源：〈「震驚」的顛覆：新感覺派的「性感尤物」與城市空間〉，《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2005年5月)，頁172。

²⁹ 劉呐鷗：《都市風景線》(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頁23。

散亂着的短髮陰下射着人們。³⁰

劉呐鷗〈流〉中具有男子氣概的家庭教師曉瑛。

迷濛的眼睛只望見一隻掛在一個雪白可愛的耳朵上的翡翠的耳墜兒在他的鼻頭上跳動。他直挺起身子玩看著她，這一對很容易受驚的明眸，這個理智的前額，和在牠上面隨風飄動的短髮，這個瘦小而隆直的希臘式的鼻子，這一個圓形的嘴型和她上下若離若合的豐膩的嘴唇，這不是近代的產物是什麼？他想起她在街上行走時的全身的運動和腰段以下的敏捷的動作。她那高聳起來的胸脯，那柔滑的鰻魚式的下節……

31

劉呐鷗〈遊戲〉中的女主人公移光，移光不僅是近代的產物，作者更以其名字暗示在她身上發生的愛情的迅速，愛情之於她不過是個打發時間的遊戲。

忽然一陣Cyclamen的香味使他的頭轉過去了。不曉得幾時背後來了這一個溫柔的貨色，當他回頭時眼睛裏便映入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透亮的法國綢下，有彈力的肌肉好像跟著輕微運動一塊兒顫動着。視線容易地接觸了。小的櫻桃兒一綻裂，微笑便從碧湖裏射過來。H只覺眼睛有點不能從那被opera bag稍微遮着的，從灰黑色的襪子透出來的兩隻白膝頭離開，但是另外一個強烈的意識卻還占住在他的腦裏。

32

劉呐鷗〈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中沒有名字的女主人公。

她有着一個蛇的身子，貓的腦袋，溫柔和危險的混合物。穿著紅綢的長旗袍兒，站在輕風上似的，飄蕩着袍角。這腳一上眼就知道是一雙跳舞的腳，踐在那麼可愛的紅緞的高跟兒鞋上。把腰支當作花瓶的瓶頸，從這上面便開着一枝燦爛的牡丹花……一張會說謊的嘴，一雙會騙人的眼——貴品哪！

33

³⁰ 同前註，頁 46。

³¹ 同註 29，頁 6-7。

³² 同註 29，頁 93。

³³ 穆時英：《公墓》（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頁 2。

穆時英〈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中周旋於眾男子間、充滿誘惑力的蓉子。

以上所列舉的例子，展現了作家們對女性細致入微地刻畫，構成了新感覺派筆下的新都市景觀，並成為都市現代性的重要標誌，這使得瞭解城市的過程與瞭解女性並列平行，現代城市的體驗和感受因此與現代女性的形象緊緊嵌接在一起，女體成了觀照這個城市的一面鏡子，其中隱藏著作者對城市文化的價值評估。男人們往往被摩登女郎充滿現代生活氣息的時尚外表和舉止言談所吸引，受這種迷戀的驅動去追逐對方，男性雖洞察城市女性的慾望，又似乎對女性瞭解無幾，總是在男女邂逅故事中首先主動出擊，試圖將對方視為附屬物，卻又總是在不知不覺中陷入被動地位。那些沒有身世和歷史、不知從何而來、向何而去作為慾望對象的摩登女郎，反倒比追逐慾望的人更能遊刃有餘地穿行於都市之內，她們才是都市真正的寵兒，她們才具有都市賦予的魔力；相較女性的機敏、遊刃有餘，那些遭受刺激的男主人公們則顯得木訥、笨拙、遲滯、不合時宜，結局如同穆時英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的標題那樣，被當成「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穆時英的〈紅色的女獵神〉亦表現了如許情節，狩獵的一方其實才是真正被捕獲的那一方。「我」認為紅色是熱情和幸運的象徵，在賽狗場偶然相遇「紅色的 Diana、狩獵之神、戀之女神」的女郎後奇蹟似的贏了不少錢，隨後「我把這位紅色的小姐手杖似的掛在手臂上」，午夜時分兩人喝了許多不同的酒類，「我」像是給她高妙的戀的槍法一槍就打中了心臟，僵直地躺在她鞋跟底下，在酒氣薰然的恍惚中似是有人追捕著她，而「我」也不自禁地跟著逃竄，最後不敵而被關進囚車，在有如幻夢一般的際遇中，「我」獵獲了奇麗的 Diana，卻也做了 Diana 囚徒。

在劉訥鷗的〈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中，男主人公H在賭馬場偶遇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子」，想到「把她當作一根手杖帶在馬路上走一走倒是不錯的」，於是便約她散步，途中還有另一位男士T也加了進來。H自鳴得意地認為這套儀式符合現代戀愛的一切標準，然而故事最終的局面正如同小說題目所揭露的那樣，兩位男主人公作為「時間的不感症者」都無法對付

那位性感的、象徵著都市流動時光的妖嬈摩登女郎，臨走時，她給呆得出神的H留下了一番話，充分表現出都會遊戲式的愛情，「啊，真是小孩。誰叫你這樣手足魯鈍。什麼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嘍囉。你知道love-making是應該在汽車上風裡幹的嗎？郊外是有綠蔭的呵。我還未曾跟一個gentleman一塊兒過過三個鐘頭以上呢。這是破例呵。」³⁴。

劉訥鷗有位強勢操控他的人生的母親及話不投機的妻子，生命裡有緊密連結的女性多帶給他負面的、難受的經驗，因此不意外地在其作品中發現典型的厭女症傾向，他的作品裡很難出現那種純情高雅的女性形象。女性就是「性」，就是「肉慾」的存在，如其短篇小說〈殘留〉中秦太太的丈夫新喪，在丈夫的靈堂前追憶昔日與丈夫的歡樂，倍感眼前之淒涼，葬禮後的第一個晚上她就耐不住寂寞，想邀請丈夫的好友白文也是她的過往情人留下卻遭拒絕，於是想同已是中年男子的房東出去散步，既解寂寞又可免交房租，但因凶惡的房東太太的存在投鼠忌器而作罷，最後在深夜獨自走上街頭，幻想碰上一個醉醺醺的水手把她狠狠擁抱一番。她在心中想，「天天床頭發現一個新丈夫，多有趣！誰來管我呢？全部賣給一個人，跟零零碎碎地賣給好幾個人，還不是一樣地賣嗎？」³⁵，小說中完整充分宣洩出劉訥鷗對女性的憎惡、蔑視。

女主人公被塑造為純粹的第一批現代都市的產物，她們已經成爲了都市本身。無論是劉訥鷗或穆時英筆下的都會女性，還是施蛰存作品中城鄉接合的女性，她們在男性主人公身上激起的極端迷戀又極端厭倦的情感，卻似乎恰好複製了這個城市對作家們的誘惑和疏離，並藉此講述了都市人群逃離與奔向都市的矛盾過程，作者藉由一次次偶然邂逅又分開的故事和現代都市環境下兩性關係所發生的變化，展現了他們對都市環境裡城市與人類的關係的思索。正如韓志湘所言，「這些女性們被寫得很表面，既不知從何而來，又不知向何而去，沒有過去，甚至缺少基本的人格因素……，或許正是因爲它要在更深的意義上來象徵這個城市。」³⁶。

³⁴ 同註 29，頁 104。

³⁵ 同註 29，頁 161。

³⁶ 韓志湘：〈以女性爲文本觀照下的新城市新感覺〉，《山東文學》第 7 期(2006

肆、幻夢中表現性意識與性心理的女性

葉靈鳳是將佛洛伊德心理分析運用於小說的先驅，最為著名的則是施蟄存，依循佛洛伊德理論而下，他們筆下的女性形象亦主要集中於表現其觀察所得的性心理分析，顯露出他們對於女性心理的興趣十足。葉靈鳳的小說從男性的角度出發，想像女性情慾的描寫著力甚深，尤其是女性心理、性衝動等方面複雜的思維呈現，且認為人類是無法與天生自然的慾望相對抗；施蟄存則將道德倫理和本能慾望的衝突掙扎表現得淋漓盡致。

葉靈鳳的小說〈浴〉中的姑娘露莎有著秀麗的姿容，家中頗有資產，又善音樂擅交際，是一般時髦青年夢中流行的對象，但她心儀的是她的表哥，寫風流女性的性愛的長篇聞名的作家竇秋帆。某日她讀到表哥的著作，是一本寫女性受不良書籍的誘惑，發生了性的衝動，悄悄地嘗試手淫的小說，她看得心裏突突的跳，「癢癢的覺得需要一種擁抱」，對表哥產生一種渴望和幻想，覺得他似乎撲到她身上；洗浴時，作者細膩描寫她的美麗裸體和她的羞怯心理，把那「兩條對稱的曲線」的聚點點頌為「萬物的終結」、「命運的樞紐」，是一切成功和失敗的起源，特別是寫露莎拿海綿擦身子時產生的「無意識的」幻想和欲罷不能的衝動，一切不可抵抗的要求都在她的意識裏潛動，於是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手指自慰。作者對這個女性裸體的巨大誘惑力贊揚備至，「無數百戰不屈的英雄甘心在這上面屈服」，「任是在修道院中度過半世的清潔的生活的聖僧，他若在聖殿中發現了這樣的奇跡，他也要去手中的十字架來俯拜他的新的上帝了！」³⁷，這種讚頌以及他對那位姑娘的性衝動的描寫，充分表現出作者對人的性本能及其「不可抵抗的要求」是十分看重的。

小說〈處女的夢〉裡，葉靈鳳用日記方式揭示一位妙齡少女心底的秘密，寫到她那個流露愛慾的夢和她醒後又羞惱又渴望的複雜心理，「夢，夢，夢，我咒詛你！我咒詛你遺漏了我心

年 7 月)，頁 67。

³⁷ 葉靈鳳：《葉靈鳳小說全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57。

裡的幻想，我咒詛你怎不一一怎不永遠的做下去不使我醒來！想到這若是事實，自己便感到羞澀，但是一想到這真的是夢，自己又不禁覺得惋惜。」³⁸。夢是與實現相反的，夢是理想的實現，這應是運用佛洛德關於夢的學說來揭示人物的潛意識慾望，並藉夢境來說明未得滿足的慾望。小說中的少女和〈浴〉中的那位少女很相似，甚至情節也有些雷同，都讀著自己傾心的青年所寫的小說，且因此產生性幻想。

葉靈鳳於〈曇華庵的春風〉中敘述一位被覺醒的情慾折磨得幾乎發瘋的十七歲尼姑月諦，最後暴斃死於情慾不得滿足的離奇故事。作者依然運用敘述夢境的方式揭示她的潛意識慾望的覺醒，夢見在路上被惡人緊緊抱住，夢見途遇野合之人，夢見清醒時所希望而又不敢想的事，指出「私生兒大約因了父母當時猛烈的熱情的遺傳，常常多是早熟早慧」³⁹，因為這「天然的勢力」使這位孤獨的庵中少女月諦無端的苦悶和慵懶；由於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金娘的接觸，使她知道了異性間的秘密，寡婦金娘炫耀似的向月諦談論男女間的私密事，「人的希望不能達到時，僅在口頭講出，也同樣可以得到一種快感」⁴⁰，聽聞金娘的敘述後，月諦感到「她看見男人時總覺得能格外引起她的注意」，並且「她現在漸漸覺得自己的意識中有種不敢說出的要求潛在，她想起兩頰總要泛紅。她覺得想起了男人心中能生快感，但有時又有點懼怕，這種矛盾，常常使她在夜裏構成很古怪的夢境。」⁴¹，這種潛意識慾望就是使她「發了狂似的抱著被在床上反復地亂滾」的原因，「她不知自己究竟要怎樣，她只覺得自己無力制止自己不這樣做」，說出了人類在慾望面前的無助和無力抵抗。這是老尼姑離庵進城後，這位少女的一次狂放經驗，文中那位老尼姑顯然是理性和壓抑的象徵。

這一夜，月諦格外苦悶，許多幻象湧上心頭，「春情幾使她不能自止的時候，她的理智便跑出來制止她」，而抵不住本能的強烈慾望，一種不可避免的潛力，在暗中驅使著她，使她在「可恐怖的性慾的誘惑」下，跳下窗臺，直奔那個農民亮著燈的小

³⁸ 同註 3，頁 59。

³⁹ 同註 3，頁 45。

⁴⁰ 同註 3，頁 46。

⁴¹ 同註 3，頁 47。

屋，卻看見裡面有兩個糾纏在一塊兒的肉體，竟是農民和寡婦金娘，她尖叫一聲，腦血充溢倒地死去。孫乃修推崇道，「寫人的性本能和情慾要命到這種地步，可以說要數葉靈鳳這篇小說為最了，他著實把佛洛德性本能學說發揮到了極致。」⁴²。小說細膩地描繪了月諦心中的迷茫、焦灼與渴望，作者對於這種合乎人的本性的情慾衝動是持肯定的態度；最後，月諦在目睹了金娘偷歡的場面後昏厥而死，這應可從佛洛伊德的「愛」與「死」的本能尋求答案。

在施蛰存《善女人行品》的自序裡稱此書為「一組女體習作繪」，主要描寫其近年來所看到的女性典型，並運用以內心獨白描寫女性的性心理、展示都市女性的隱秘心理，是「完全研究女性心理及行為的小說」。楊迎平認為，「施蛰存寫的女性都是慾望的暢想者，而不是慾望的實踐者，這些女性多半在道德和理性面前退卻，對於慾望僅只於想像層面。」⁴³，如〈周夫人〉寫一個年輕的寡婦由於對亡夫的長期思念，內心深沉痛苦，以至把這種感情變態地加到一個與亡夫多少有點相似的十二三歲的小男孩身上，把他看成是自己丈夫的化身。

與這一題材相近的〈春陽〉描寫守寡的蟬阿姨在初春的陽光下的一次白日夢，一個中年獨身女子性意識的萌動，和乍現又旋即被壓抑的本能慾望。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蟬阿姨為獲得夫家大宗遺產的繼承權，十幾年前抱著死去的未婚夫的牌位成親，她一直過著清心寡慾的節儉生活，無情的歲月催老了她的年華，偶而她也艷羨女伴們的家庭，想丟掉財產結婚去，但當她看到自己衰老的容顏和想像族中人們的誹笑和諷刺時，便打退了堂鼓。

蟬阿姨在一個春光融融的日子到上海銀行去取錢，和煦的春陽使她「覺得身上又恢復了一種好像久以消失了的精力，……一陣騷動的對於自己的反抗心驟然再胸中灼熱起來」⁴⁴，是上海五光十色的大都市風情、是南京路上的紅男綠女激發了她心

⁴² 孫乃修：〈葉靈鳳與弗洛伊德〉，《中國比較文學》第2期(1994年2月)，頁97。

⁴³ 楊迎平：〈從《善女人行品》看施蛰存小說的內心獨白〉，《南京曉莊學報》第3期(2005年3月)，頁39。

⁴⁴ 施蛰存：《薄霧的舞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12月)，頁199。

底的伏流，釋放了長年遭受壓抑的本能慾望，觸發了渴望擁有幸福愛情的熱切期盼。她開始憧憬起未來的家庭生活，「冥想有一位新交的男朋友陪著她在馬路上走，手挽著手」⁴⁵。蟬阿姨突然想起取錢時那年輕的銀行職員充滿熱情凝看著她的臉，於是她找了一個藉口再次回到銀行，「她被他看著，她期待著。她有點窘，但是歡喜」⁴⁶，然而，那年輕的職員一聲「太太」的稱呼徹底打破了她的幻想。她的理性重新恢復，潛意識中的本能慾望立即撤退到內心深處最隱蔽的角落，她又重回到了舊有的生活軌道中，這種潛意識本能慾望的覺醒置於強大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背景中，顯得極其蒼白無力。

與〈春陽〉相似，〈霧〉揭示了人物潛意識中的本能慾望與道德觀念的衝突。主人公傳統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的根深蒂固，潛意識中本能慾望的乍現只能是稍縱即逝，偶然觸發的靈魂火花、生命本能在強大的傳統道德面前黯然失色。〈霧〉的女主人公秦素貞是一個守舊神父的女兒，從小接受傳統教育，渴望才子佳人般相悅相戀的婚姻模式，然而這樣的丈夫在她所居住的閉塞小城中是找不到的，所以她從情竇初開的十五六歲蹉跎到了二十八歲。某日她到上海去參加表妹的婚禮，在火車上，她突然發現了一位與她理想中的標準丈夫完全吻合的男人，心理上起了微妙的變化，壓抑了二十八年的情感和慾望瞬間復甦了。她立即「覺得心彷彿要跳出來了」，甚至跨出了完全出乎自己意料的第一步，主動與那個陌生的男子搭話。下火車時，「當她的腿在他膝骨上擦過的時候，她覺得一陣微細的快感」⁴⁷，但當她從表妹那兒得知陌生男子是電影演員、即所謂的「下賤的戲子」時，秦素貞小姐像受了「意外的襲擊」，與蟬阿姨相同，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壓倒了潛意識中復甦的慾望，她重新回到了從前的生活軌道上，作者藉由秦素貞瞬息即逝的心理轉折，呈現出倫理道德對人們觀念的束縛。

此時期小說中的慾望載體整理如下：

作家	書名	篇名	女性形象	備註
----	----	----	------	----

⁴⁵ 同前註，頁 206。

⁴⁶ 同註 44，頁 208。

⁴⁷ 同註 44，頁 166。

滕固	壁畫	壁畫	街上的女學生、南白、繪畫model	地點在日本，沒談過自由戀愛的崔太始，想女人想瘋了，隨便身邊任何一個女子的小動作都可以讓他誤會以為有情。
滕固	壁畫	石像的復活	夏娃照片	地點在日本，不知情慾的道學先生因一張夏娃裸照而情慾覺醒，後被送進瘋人院，故稱石像復活，重情慾解放，缺乏愛、欲的人生怪異扭曲瘋狂。
滕固	壁畫	鄉愁	L 夫人	L 夫人懷念舊情人舟弟引發的鄉愁，和《銀杏之果》相關。
滕固	壁畫	水汪汪的眼	毛大	何本暗戀青梅竹馬毛大，意識情慾初始萌動。
滕固	壁畫	少年宣教師的秘密	一張女子的相片	宣教師無意間看見一張女子的相片，連照片都得不到，不一會兒便倒地死亡。
滕固	壁畫	百足蟲	近貞	近貞從小被當作男子養大，能幹有前途，紀愷結婚所以把心愛女子介紹給好友談甘，兩人越好紀愷心頭越苦，怨怪自己的夫人讓他變成死而不僵的百足蟲，女性如物品般推來讓去，沒有自我意識，與〈犧牲〉相關。
滕固	壁畫	犧牲	近貞	是談甘的夢，夢見近貞跟紀愷和好。與〈百足蟲〉相關。
滕固	銀杏之果		H、Y、L 夫人	喜歡的 H、Y 兩女嫁人，在日本看到故鄉的銀杏果想起舊情人 L 夫人，意亂情迷得跳崖，意志薄弱傷春悲秋，女性只是男性愛欲的載體。
滕固	迷宮	古董的自殺	青枝	李先生和 B 君拿古板的侍女青枝開玩笑，青枝卻信以為真愛上 B 君，在寫五封情書未得回信後自殺。
滕固	迷宮	摩托車的鬼	章女士	子英與章女士分手後，自甘墮落與中年棄婦胡混，某個睡不著的夜裡在街上閒逛，回憶著與章女士的種種，不小心被路過的摩托車撞死。
滕固	迷宮	新漆的偶像	虛榮女子	譚味青戀上一位虛榮女子，為她散盡家財窮途末路遠渡日本，卻因言論過激被遣送回國。
施蛰存	娟子姑	花夢	女子	楨韋在無聊的休息日跟蹤不認

	娘			識的美麗女子，並對她產生許多幻想，隔日女子自動找上門來，陪伴他度過一段旖旎的時光，末了女子列張愛情明細清單要他按表付帳。
施蠶存	娟子姑娘	娟子姑娘	娟子、妻	教授蕪村對表妹娟子動了情，極力阻止娟子和朱英的戀愛，娟子及妻各有一件的紅衣看作觸發性慾的媒介，終於對娟子伸出魔爪而未遂。
秦瘦鷗	孽海濤			書中所有女性角色十分薄弱，幾乎沒有任何自主意識、性格描寫，僅充當男主人公的玩物、情慾的出口，藉由男主人公經歷敘述故事，穿插至少一半以上與主線無太大關連性的情節。
張資平	蔻拉梭 (梅嶺之春)	梅嶺之春	段保瑛	段保瑛是魏家童養媳卻與秋吉叔父暗通款曲，成孕後叔父卑怯地要保瑛回魏家，自己到外地當家庭教師，不顧保瑛死活。
張資平	蔻拉梭 (梅嶺之春)	Curacao	靜媛	靜媛的寡母要求她嫁給大米商 的兒子，遭到靜媛的反對，她曾在教會認識的宗禮江秘密交往，之後不小心流產，加上宗和大資本家的女兒結婚傷透了她的 心，她一人獨自到了沒人認識的鎮上欲自殺，父親之前的學生文如趕到發現受騙，靜媛笑咪咪地在等他，成就兩人一段好事。
張資平	蔻拉梭 (梅嶺之春)	聖誕節前夜	劉靜仙	劉靜仙與韓蔚生戀愛，後聽從家裡意願嫁給吳萍初，韓蔚生發現她是心甘情願嫁給吳故傷心而去，七八年後，吳得咳血症由韓治療，劉主動現身遭韓拒絕，韓要她重視夫妻間的承諾。
張資平	蔻拉梭 (梅嶺之春)	密約	女人	女人背著丈夫 L 與丈夫的同學 C 幽會，C 生了病不停咳血，女人卻害怕病菌傳染離得遠遠的，還整裝去接即將歸來的丈夫，讓 C 不得不思念起他那不會遺棄他的妻子。
章克標	戀愛四象	戀愛四象	李月芝、舜華	藉書信、獨語、演講詞等方式來敘述四種戀愛的狀態。
章克標	戀愛四象	九呼	美玲	美玲是敘述者「我」暗戀的對象，掙脫禮教束縛、勇敢地追求自己所愛，私奔被逮後從此不知所蹤，「我」因此作文懷念。
章克標	戀愛四	秋心	Ma'moiselle	Ma'moiselle 洪本堅持為丈夫守

	象		洪	寡，在畫展偶遇同鄉宋先生，經他解釋畫作「秋心」後，觸動了她的慾念，從此她便把丈夫的遺照收進箱籠。
章克標	戀愛四象	結婚的當夜	巧妹	曉星不甚樂意家中為他安排的親事，但在結婚的當夜，看見新娘巧妹的美貌和身體當下撒防。
章克標	戀愛四象	文明結合的犧牲者	陳青蕓	陳心甫中了唐步雍的計，要求與未婚妻陳青蕓分開，之後便發了瘋，幻想陳仍會回到身邊，其實陳和唐早成了結婚多年的甜蜜夫妻，爾虞我詐、意志不堅才是婚姻結合的真實情況。
章克標	戀愛四象	附錄：夜半的嘆聲	素玉	蘭花精素玉的夜半嘆息，喻知音難尋。
章克標	銀蛇		伍女士、田夫人	邵逸人追逐女性的醜態百出。
章克標	一個人的結婚		陳氏女	在結婚前夕，以書信體自敘對婚姻的恐懼、靈與肉應該結合。
章克標	蜃樓	變曲點	未婚妻、芙神	K 既捨不下未婚妻的美貌，又拋不開同學妹妹芙神的天真自然，在未婚妻和芙神之間猶疑不決。
章克標	蜃樓	一夜		沒有明顯女性角色，三五個男性追逐女性、找小姐的醜態。
章克標	蜃樓	做不成的小說		沒有明顯女性角色，敘述者「我」找小姐尋歡的經過。
章克標	蜃樓	蜃樓	萍	莊伯光與友人至舞場尋歡，不意撞見當年的情人萍，但她並不承認，使莊懷疑自己誤闖蜃樓。
滕固	外遇	奇南香	晴珊	利冰接到昔日戀人晴珊的結婚喜帖，苦惱著該送什麼禮物，想起她患病時曾購昂貴的奇南香為她治病，禮物買到卻錯過了她的婚期。
滕固	外遇	外遇	幸子	宇靖與一幫男性友人聊起彼此的外遇經歷，使他想起在日本求學時遭幸子玩弄騙錢的經過。
滕固	外遇	鵝蛋臉	鵝蛋臉的女侍、阿貴	法楨本是用功向學的好學生，某日餐館裡的鵝蛋臉女侍忽然觸動了他從未曾有過的性慾，回國後他發現，家中的女僕阿貴也有著鵝蛋臉，不得發洩的慾望使法楨生了場莫名的病，阿貴也就此失蹤了。
滕固	外遇	Post Obit	四娘	秀丁與姪兒新寡的媳婦四娘因奸成孕，害怕必須負責故向家族

				舉發四娘有孕，使四娘被趕出家門，秀丁也因心中有鬼病亡。
張資平	愛力圈外		菊筠、梅筠	妹菊筠自述私奔的原因，偷人的姐梅筠卻在禮教的保護下過得幸福快樂，諷刺意味濃。
張資平	長途		碧雲	父親死後碧雲與母親到 H 埠投靠當姨太太的姊姊晴雲，碧雲和吳興國戀愛，吳卻無意娶她，並藉興國寫出革命黨人道貌岸然實則偷雞摸狗的情況。
張資平	青春		弈芳	君展與弈芳自由戀愛進而結婚，婚後日子不若初時想像顯得平凡又乏味，孩子夭亡後離婚之心更甚，兩人加入革命，弈芳見識到革命的黑暗，得了一身瘡毒，臨死前仍不忘舊身陷危機的君展，當君展想起她的好時，弈芳早已毒發身亡。
張資平	糜爛		秋霞	為情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為求生存秋霞以出賣自己維生，悲慘遭遇反襯出男子的心狠，在社會待遇也比女性好。
張資平	明珠與黑炭		青芙、妻、表姊	訴說貧窮的悲哀，有錢人家的小孩是明珠，窮人家的是黑炭；宣揚「性是高尙的」的理念。
張資平	上帝的兒女們		恩金、余瑞英、菊媛、蘭媛	藉沒有實質血緣關係的姐弟瑞英與阿曷，寫出教會的淫亂情形。
張資平	群星亂飛		美玲	女優美玲與國雄相戀並生下一個私生子，卻遭到她父親的阻撓，要她嫁給有錢人，她傷心之餘消極地過著交際的生活，最後父親省悟讓他們兩個結婚有個圓滿結局。
張資平	苔莉		苔莉	苔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了表哥國淳的三姨太，生下孩子後才恍然大悟，之後又傾心於才子克歐，克歐雖然愛她但無法突破社會禮教的藩籬和她在一起，最後兩人自殺殉情作終。
葉靈鳳	葉靈鳳小說集	愛的戰士	敘述者「我」	敘述者「我」化身為捍衛愛情的戰士，殺了四處留情的情人。
葉靈鳳	葉靈鳳小說集	禁地(斷片)	佩珍	佩珍引誘丈夫好友的弟弟菊璇，體驗偷情的歡愉，後菊璇到外地讀書亦未曾斷了聯繫，此時隔鄰的方太太也來誘惑菊璇被

				拒絕，認為文學創作的要素來自和女性間的真实情感。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遊戲	移光	移光將愛情當做遊戲，遊走在步青與未婚夫之間。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風景	某夫人	燃青在火車上邂逅一女性，在短暫的歡愛後朝各自目的地前進。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流	曉瑛	被培養來當小姐夫婿的鏡秋愛著家庭教師曉瑛，曉瑛將他玩弄於鼓掌間，並領導罷工潮與他對抗。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熱情之骨	菊子	法國青年比也爾到上海做外交官，以為遇上理想情人，但情人菊子早嫁為人婦還伸手跟他要錢，這世界沒有愛，只有錢才是真實。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兩個時間的不感症者	sportive 的近代型女性	H 想與女子搭訕，和女子到了舞場才發現她與 T 是早約好的，正當 H 和 T 兩男子爭風吃醋時，女子從容地趕赴下一個約會。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禮儀和衛生	可瓊、白然	律師姚啓明的妻子可瓊與人私奔，為了衛生的緣故，在離開的這段期間商請妹白然來陪啓明，無視婚姻制度。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殘留	霞玲	霞玲的丈夫少豪死亡，朋友白文來幫忙處理後事，對陡增的寂寞無法招架，認為做個鹹水妹都比做寡婦好。
劉訥鷗	都市風景線	方程式	A、W、S	密斯脫 Y 由勤奮的少壯實業家變成留連舞場的放蕩子，姑母十分擔憂忙為他介紹妻子人選，Y 表示只要有女子能在兩天之內嫁給他，他便結婚。
劉訥鷗		殺人未遂	管保險箱的女職員	羅君在銀行老認為銀行裡那位管保險箱的女職員冰冷沉悶，某日在外撞見她與另一男子有說有笑甚至動作曖昧，羅君幻想可以點燃她的熱情、控制不住對她的性衝動而對她下手，最後被依殺人未遂起訴。
穆時英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		蓉子	都會尤物蓉子，獵人與獵物的交鋒。
穆時英	公墓	夜總會裡的	黃黛茜	過了氣的舞女黃黛茜和其他四

		五個人		個人都聚集在同一夜總會喝酒，五個人在同一個都市同一時間發生的事，多元雜然並陳，像交叉線，相遇之後只能越離越遠。
穆時英	公墓	CRAVEN “A”	余慧嫻	余有著年輕的身體蒼老的靈魂，訴說舞女的悲哀，都市中的情感一閃而逝，沒有真心、永遠。
穆時英	公墓	夜	茵蒂	某晚遇見的一夜情對象，白日來臨兩人各奔東西。
穆時英	公墓	上海的狐步舞	劉顏蓉 珠、殷芙蓉	夜總會的荒誕墮落，劉顏蓉和繼子談戀愛，明星殷芙蓉享受著追求者的奉承，外面暗巷被經濟逼迫的婆婆為媳婦拉皮條。
穆時英	公墓	黑牡丹	肖珠	舞娘肖珠是叫生活給壓扁的人，因緣際會假裝成牡丹花妖和聖五相遇，貪戀他的寧靜不願走，表現對都市的厭煩與鄉村祥和生活的嚮往。
黑嬰	帝國的女兒	春光曲	茵子	像新感覺派，都市墮落青年希，懷著對家鄉父母、荷妹的愧疚更加墮落，不喜同學蕙的做作，和受壓迫的舞女茵子交好，後身體破敗回鄉休養。
黑嬰	帝國的女兒	五月的支那	茜美娜、柏拉芙娜	通篇充滿異國情調，主要場景在上海，士兵佐治搭戰艦遊走各國，在每個港口都留下一段露水姻緣，女性猶如走馬燈般迅速替換。
黑嬰	帝國的女兒	不屬於一個男子的女人	安娜	老實青年愛上悠游於眾男子間的安娜，只得為愛忍氣吞聲。
黑嬰	帝國的女兒	上海的Sonata	艾菲	敘述上海迷亂都會生活的片斷，女性如霓虹燈絢爛多彩又影像模糊。
黑嬰	雪	雪	金惠	方萬秋入獄，戀人金惠不敵寂寞嫁給好友偉江，於方萬秋而言，上海的浮華與牢獄同樣都是在摧毀青年的青春。
黑嬰	雪	流行時疫患者	白瑛	類新感覺派風格，流行時疫的患者指的是「我」，是時代及環境讓白瑛離開了「我」。
穆時英	白金女體的塑像	白金女體的塑像	朱夫人	男主人公的患者，訴說女性只是存在於都市的物體之一，承載男性的慾望。

穆時英	白金女體的塑像	PIERROT	琉璃子	藉潘鶴齡的生活寫出當時文藝青年的感情、交友、生活狀態，襯出繁榮的背後是寂寞的現代都會意象，女性不過也只是都會中的一景。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某夫人	Madam X	Madam X 以姣好的容貌迷惑日本軍人山本忠貞及其同袍，達到她間諜的秘密任務。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五月	佩佩	從教會學校出來的佩佩，純潔得從沒談過戀愛，一動心談戀愛便周旋在劉創波、江均、宋一萍三位男子間，三人為佩佩打了一架，結果誰也沒得到佩佩，四個人失戀了，愛情就像是流行性感冒，治癒後也就無影蹤了。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聖處女的感情	陶茜、瑪麗	修道院中的年輕修女無意間看見帥氣青年後，產生對愛情的幻想。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玲子	玲子	懷念讀書時代暗戀的同學玲子。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墨綠衫的小姐	墨綠衫的小姐	喝醉酒的墨綠衫的小姐把「我」當作羅柴里，渡過如夢似幻的一夜情。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駱駝·尼采主義者與女人	她	和她談論尼采的哲學，她聽不懂，看著她妖嬈的身體禁不住將哲學拋在腦後撲過去。
穆時英	聖處女的感情	紅色的女獵神	Diana	「我」以為得到一個尤物親暱，其實「我」才是尤物囊中的獵物。
葉靈鳳	女媧氏之遺孽	曇花庵的春風	月諦、金娘	月諦是被性慾所擾的少女尼姑，表現女性情慾，金娘孀居卻枉顧禮教代表欲，老尼姑代表禮教。
葉靈鳳	女媧氏之遺孽	姐嫁之夜	雯姐、伴娘	青年舜華在姐嫁前夜看到伴娘，對姐發春夢，罔顧人倫，亂倫在愛情面前不是十惡不赦的事，像是種勇於追求的證明。
葉靈鳳	女媧氏之遺孽	女媧氏之遺孽	蕙	蕙和 18 歲青年莓箴通姦三年，丈夫敬生知道卻不計較，讚揚為追求心中真愛不顧社會目光的勇氣。
葉靈鳳	女媧氏之遺孽	內疚	敘述者「我」	敘述者「我」寫信向外遇對象自陳對其愛情的堅貞，及對丈夫的內疚。

葉靈鳳	菊子夫人	菊子夫人	菊子夫人	寫信引誘有丈夫的菊子夫人，但自己身邊有伴，不能確定菊子是否真有其人還是只是「我」的幻想。
葉靈鳳	菊子夫人	浪淘沙	淑華	無錢無勢的西瓊與表姐淑華相戀，受到姨母和表哥的大力阻擋，悲傷之餘遠走他鄉，表達再誠摯的愛情也敵不過金錢的魔力。
葉靈鳳	菊子夫人	口紅	鳳妹	L君因為一條口紅想起過去的情人。
葉靈鳳	菊子夫人	Isabella	Isabella	野萍寫信給好友自陳過去的一段戀愛史，當年他暗戀鄰居Isabella，在她搬家前夕和她告白，戀情還沒展開她便病故，野萍也不願苟活自毀面容，歌頌愛情的忠貞偉大。
葉靈鳳	菊子夫人	奠儀	麗娜	敘述者「我」和好友妻子麗娜私通，被好友察覺而遠走他鄉，三年後得知好友死訊，寫信表達慰問之意，並想與麗娜重燃舊情。
葉靈鳳	鳩綠媚	浴	露莎	露莎暗戀小說家表哥竇秋帆，看他寫的書中有女性自慰情節也不自覺仿做一次。
葉靈鳳	鳩綠媚	明天	麗冰	30多歲的適齋叔是沒結婚的學者，一次醉酒意圖侵犯姪女麗冰，煩惱明天見面的尷尬，再有才學也不敵性慾折磨。
葉靈鳳	鳩綠媚	鳩綠媚	鳩綠媚	公主鳩綠媚愛上教師白靈斯卻被許配他人，她在婚禮前夕自殺，作家春野得到仿製的鳩綠媚頭骨而夜夜夢見她。
葉靈鳳	鳩綠媚	肺病初期患者	蘭茵	蘭茵與印青相戀又軟弱地不敢要表哥建霞死心，印青中建霞奸計、誤會蘭茵別抱而自殺。
葉靈鳳	鳩綠媚	愛的講座	青柳	亞德斯佛和青柳破壞戒律私奔，祖師托夢讚揚他們敢於衝破藩籬束縛的愛情。
施蛰存	上元燈及其他	梅雨之夕	未帶傘的女子	在下雨的午後對偶遇的女子生出的性幻想。
葉靈鳳	處女的夢	摩伽的試探	妻子、靜姑	因妻子出軌而出家，又受不住靜姑誘惑自宮，修行失敗。

葉靈鳳	處女的夢	處女的夢	莎瑁	未婚少女莎瑁對傾慕作家曇華君的幻想，情節類似〈浴〉。
葉靈鳳	處女的夢	落雁	落雁	類似〈聶小倩〉的情節，落雁是被迫成為妖婦的天使。
葉靈鳳	處女的夢	國仇	水野太太、金子	希天對房東太太水野太太起了色心鎮日自瀆，後又受到下女金子的引誘，夜裡摸索到金子住所，不料水野先生已早一步下手。
葉靈鳳	處女的夢	秋的黃昏	佩珍	是〈禁地〉的片段，佩珍引誘丈夫好友的弟弟菊璇，體驗偷情的歡愉。
施蛰存	李師師	李師師	李師師	高潔可愛的李師師不敵權勢只能去夜夜陪伴市儈的皇帝趙乙，心慕的周邦彥早不知躲到何處。
施蛰存	李師師	夜行	棺材師父的妻子	匠人有根吃完酒走夜路回家，因燈滅到棺材店借火，順勢攀上名聲不好的駝背棺材師父的妻子。
施蛰存	將軍底頭	鳩摩羅什	妻子、龜茲公主、宮嬪	鳩摩羅什攜妻子應姚興之聘赴秦的途中，在龜茲國受呂光的強迫，破戒與呂的表妹成親，而妻子在途中得熱病死去，他以爲此後便可脫然無累，恢復他圓滿德行。不料到長安後終日受皇帝尊崇，舉國熱烈膜拜，情欲不斷的糾纏著他，亡妻面貌常現目前。一天講經時，見一美麗娼女，忽然大動凡心；第二天講經，又在聽眾中發現一容貌既似那娼女，又似他的亡妻的宮嬪，鳩摩羅什陷入重重魔障之中不能自拔，而犯第二次娶妻之罪。雖然他能用巧妙的言詞遮飾著他的罪惡，而內心不安達於極點，悲傷地死去。
施蛰存	將軍底頭	將軍底頭	漢族姑娘	題材則取自唐代猛將花驚定的故事，寫種族與戀愛的衝突。
施蛰存	將軍底頭	石秀	潘巧雲	《水滸傳》中石秀殺嫂情景的重寫。石秀愛上結拜兄弟楊雄妻子潘巧雲，但礙於與楊雄的友誼，不敢有所舉動。石秀得知潘巧雲與和尚裴如海有姦情，告知楊雄，卻反被潘巧雲用讒逐出；後教楊雄用計誣騙巧雲主僕上翠屏山殘酷地殺害。

施蛰存	將軍底頭	阿檻公主	阿檻公主	阿檻公主得知段平章被害，要為丈夫報仇時，被仇人識破，反將毒酒灌進了她的口中。
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	獅子座流星	卓佩珊夫人	卓佩珊夫人看醫生想懷孕，流星被看作是懷孕的象徵。
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	霧	素貞	28歲的素貞小姐想結婚，在火車上遇到英俊青年卻是戲子，禮教打敗對愛情的渴求。
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	春陽	嬋阿姨	為遺產抱牌位成親的嬋阿姨到上海的銀行領款，羨慕談戀愛有家庭的感覺，像七巧困在金錢的牢籠。
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	特呂姑娘	秦貞娥	永新百貨店員秦貞娥利用美色推銷。
施蛰存	善女人行品	散步	妻子琴、媚、周太太	劉華德晚間散步遇見舊情人媚，談及過往情事，後又遇見周太太，談了一會便雙雙轉往飯店，藉與三位女性的對話來陳述婚姻愛情觀。
施蛰存	梅雨之夕	在巴黎大戲院	女子	猜想女子的心理、性幻想。
施蛰存	梅雨之夕	魔道	老婦	坐火車的經過，看見的老婦是欲與死的化身，「魔道」是意指鄉村人對都市的恐懼。
施蛰存	梅雨之夕	薄暮的舞女	素雯	舞女素雯不斷接電話，表現舞女生活中的一個片段。
施蛰存	梅雨之夕	夜叉	白衣女子	去醫院探望朋友卞士明，因對白衣女子的恐懼、想像而殺了她，其實她只是赴幽會的鄉下女人，欲與死、境與現實交錯。
施蛰存	梅雨之夕	宵行	棺材師父的妻子	匠人有根夜歸燈籠的火熄滅，不得已敲了棺材店的門，和棺材師父的妻子借火，她素來聲名不好，果然留他夜宿。
施蛰存	小珍集	鷗	初戀情人	藉小陸眼中的鷗鳥寫鄉村與都市的變化，初戀情人為從純樸轉為摩登的代表。
施蛰存	集外	黃心大師	惱兒	敘述惱兒由商人婦、官家妾、妓女到尼姑的一生。
張資平	青年的愛		鶴子夫人、佩珠、	書中所出現的女性都被青年林海泉看作可供戀愛的對象，並對她們品頭論足。

			佩珍、華秋英	
葉靈鳳	紫丁香		紫丁香	敘述者「我」的妻子跑了之後，又與紫丁香般的女性有了曖昧之情。
譚惟翰	海市吟	交流	羅蘭、曼莉	曼莉答應威廉做他妻子後卻杳無音信，威廉傷心之餘在舞場認識同樣失戀的羅蘭，兩人將身邊的人當作是心裡想的那個人，舞著舞著不意發現舞場另一端相擁的男女竟是他倆的戀人。

此時期傳統觀念逐漸崩壞消解，女子教育漸趨普及，女性意識逐漸抬頭，女性開始意識到要求獨立自主的可能性，男性作家們則運用各種不同技巧書寫心目中的女性形象，賦予女性的形貌也大異其趣。在不悖逆父權的情況下，能夠容忍貞潔溫馴的新式女學生適度地擁有自己的個性、追求幸福；美麗優雅、富含學養的交際花具備足以威脅男性地位條件的能力，試圖擺脫父權的掌控，她們的下場大多淒涼，不是分離便是墮落，可窺知妖婦化的交際花形象展露男性對於女性意識覺醒的恐懼；慾望載體則投射出男性作家對於女性的想像，強調慾望與女性的連結，認為女性是慾望的乘載者、是反抗傳統的利器、是摩登都會的產物、更是心理分析的研究對象，男性作家們不再純粹將女性當作家庭附屬的物品，單僅肩負安定家庭與繁衍之責，日漸正視女性作為另一獨立個體的存在，賦予了女性有別於過去的面貌，其中探求女性內心世界的興致盎然，更是在過去的小說中較少出現的。